



大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五十九**次全体会议2000年11月13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霍尔克里先生 (芬兰)

上午10时开会

议程项目 32

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

秘书长的报告 (A/55/492/Rev. 1)

决议草案 A/55/L. 30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介绍决议草案 A/55/L. 30。

内贾德·侯赛尼安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以英语发言)：2001年1月，距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将展开一次规模适中的世界媒体运动，以发动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将问题提交给公众，正如文件 A/55/492/Rev. 1 中所载秘书长报告第 6 段所说，将放送 12 个插播节目，每个节目 30 秒，介绍 12 个人的故事，秘书长称他们为在对话中应受赞颂的英雄，因为他们“已越过了‘鸿沟’迈向‘彼方’”，这些节目将于 2001 年期间提供给世界各地的电视台多次播放。

另一个公共运动是与秘书长私人代表合作，编辑有若干知名人士撰写的一部书。这些知名人士已经接受邀请，将撰写文章，反思种族清洗，以及联合国背景下的多样化和价值观共同标准等问题；反思以多样化作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人性基础，因为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为一体化，更为脆弱或更为不平等，

反思如何以对话来促成新的国际关系模式。这都是一些基本问题，需要作者进行深入的思考。我要强调这一努力的重要性，它将有助于我们展望未来，并展望人类的共同命运。

我希望借此机会，对秘书长显示的领导才能和他对对话潜力的个人信念表示赞赏。我还要就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向秘书长私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表示感谢，他相信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创造性地推动了这一对话。

我国代表团寄希望于 2001 年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这些倡导活动。在我看来，这些活动和其他活动将为 2001 年促进对话的开始而不是终结奠定良好基础。我们有多大的想象力，对话就有多广泛。对话的广泛性是就其参与者而言。当然，对话本身不是目的，它标志着一种新方针，一种性质不同的交流和讨论方式。因此，我要建议，在 2001 年，我们在开展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之后，应准备欢庆一种新的开端，而不是一个结局。我们应当准备好，为培育我们共同人性奠定稳固基础。

我们很荣幸地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冷战结束了，我们开始了第三个千年。知识和人类经验积累应当引导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的相互依存性、共同命运以及需要珍惜世界范围多样化的生活并尊重人类尊严。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或许正是出于这一认识，191 位世界领导人，包括 147 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应秘书长富于创造力的建议，出席了今年 9 月 6 日至 8 日在纽约召开的千年首脑会议，决心到 2015 年，将世界上每日靠不足 1 美元维生并忍受饥饿的人口减少一半，同时，向所有人提供洁静饮用水和教育，扼制艾滋病的蔓延，让发展权成为每一个人的现实，并使全人类免于困乏。世界领导人强调，自由、平等、团结、宽容、珍惜自然和分担责任是基本价值观，对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至关重要。

这些并非泛泛的言辞，也很少有如此多的世界领导人频繁说出这些话。实现这些目标，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正如秘书长所承认的，世界领导人就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行动的紧迫性取得了显著的一致，这是令人振奋的。世界领导人的这些承诺为在二十一世纪确立我们的共同人性带来了希望。

要想应付这些挑战，必须反思我们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针。开展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呼吁受到了世界范围公共和私人部门欢迎，在我们看来，原因就在于此，只要我们可以超越短期和狭隘的利益，承担责任，我们领导人确定的这些目标就不难实现，因为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就不会再惧怕分歧，愿意去理解他人的关注和愿望；我们会在这个日益缩小的世界上让他人享有理所应当的尊重、同情、宽容和尊严；我们将不再冷漠，愿望去真正关心我们的邻居和同类，说得更明白一些，我们将愿意在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进行对话。这就是我们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理解。当然，对话是困难的，我们需要发展起必要的对话技巧。

提出了不同文明间对话需要的哈特米总统，是第一个承认这一点的，他在 9 月 5 日千年首脑会议召开之前于联合国举行的不同文明间对话问题圆桌会议的发言中说

“对话并不容易。整理并向他人敞开自己的内心存在就更加困难。”

然而，哈特米总统意识到，尽管困难，我们人类要想确保缔造共同的命运，造福于作为理性动物的我们大家，“对话”就是必不可免的。因此，他接着指出：

“相信对话，促使我们保持巨大的希望：希望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美德、人性和爱，而不仅仅是受经济指数和毁灭性武器制约。只要对话的精神存在，人类、文化和文明就将存在。我们都应对这一胜利保持信心。”

请允许我对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他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们努力倡导了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概念，并在 9 月 5 日就这一主题组织了圆桌会议，有许多国家元首、部长、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出席了这次会议。每一位发言者都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我们是谁、我们走向何方以及为寻求对共同挑战的答案而在不同文明间进行对话的巨大潜力的理解。

秘书长强调，联合国完全可以成为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基地，推动对话的蓬勃发展，在人类事业的每个领域都取得成果。秘书长还表明，如果国家之间，不同文明、文化和群体之内和之间不能每日每时都进行这一对话，就不能确保持久和平与繁荣。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强调了对话的需要，只有这样，我们人类才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相互理解，并开始了解他人的社会和经济需要与观点。

阿尔及利亚总统认为，对话有其巨大的潜力，可以遏制来自物质富裕国家的单一模式造成的整齐划一，因为这将把一个真正和温暖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他所谓的“精神分裂的社会”。

印度尼西亚总统阐述了不同文明间对话的绝对必要性。尼日利亚共和国总统说明了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发现对话的价值，回归一个基本的信念，即生命、所有生命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乃至全球共同体中都是神圣的，我们为什么需要成为我们兄弟姐妹的保护人，乐于分享。

拉脱维亚总统认为，对话不仅是以开放的思想聆听，还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精神。卡塔尔国埃米尔强调了宽容和多样化在当今世界上的价值，表示卡塔尔支持并参与三个层面上的对话：学术、媒体和政府。格鲁吉亚总统疾呼，在经历了若干个千年的存在之后，我们应当利用人类积累的经验，最终实现和平共处和不同文化相互补充的普遍理想。

马里共和国总统认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联合国为期不长的历史上最基本的目标之一，但他没有掩饰他的观点，即这一目标可能像其他类似一些倡议一样，在最初的鼓噪之后湮没无闻。他认为，如果不同文明间对话只是一个发泄怨愤和忧虑的渠道，不能促使我们将社会和文化问题纳入全球化潮流，那将是令人遗憾和非常消极的，因为到今日为止，全球化只服从市场的规律。

莫桑比克总统说，在我们迎接挑战，引导人们共同进入一个没有冲突、贫困和饥饿的更为公正的世界之时，联合国不同文明间对话年明确要求我们恢复关于世界不同民族间相互作用问题的辩论。

哥斯达黎加外交事务和文化部长强调，必须承认，文化和生命形式尽管存在极大的多样性，我们仍是一个具有共同命运的单一的大家庭。他指出，人类需要团结起来，在尊重自然、普遍人权、经济正义与和平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全球社会。

9月5日上午的工作最终结束于典型的印度智慧，确实理所应当。印度外交部长指出，人们希望对话将汇聚所有文明取得的进步，它只有一个判断标准，即同情心。它将促进重申人类良知与博爱，确保对不能享受物质进步的人给予关怀。他表示相信，不同文明间的这一对话将加强人们的凝聚力和相互间的从属感，促使人们意识到社会或文明的升华，只有在整个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基础上才能完成。他提醒说，维持和促进个性，保护文化和文明传统，绝不能成为一个口实，加深极端民族主义和排斥心态。

我承认，我无法对参加不同文明间对话圆桌会议的领导人的发言作出准确评价，但我想努力表明，他们的每一次发言都是重要的、深刻的，值得进一步加以思考。他们构成了一个关于对话的整体理念，可以指导我们思索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前景与潜力。

我非常高兴现在来介绍文件 A/55/L.30 所载“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决议草案。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是协商的建设性工作的成果，我感谢参加这一工作和对改进案文作出贡献的众多代表团。我要指出，除文件 A/55/L.30 所列提案国外，14 个其他国家表示决定成为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决议草案比去年通过的决议草案篇幅长，有两个明显的原因：首先，许多代表团对起草决议草案作出了贡献。其次，本决议草案通过后，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即开始，因此内容更多。

序言部分第 4 段来自《千年宣言》关于为什么容忍是 21 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价值的第 6 段。序言部分第 5 段涉及相互依赖和全球化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给强调全球化的文化方面带来的机会。序言部分第 8 段来自《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1 条第 1 款，涉及人民的自决权、决定自身政治地位的自由和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自由。序言部分第 10 段强调，合作、伙伴关系和包容是通过不同文明之间寻求共同立场解决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一种手段。

执行部分第 3 段像去年的决议一样，邀请所有国家进一步加强本国方案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执行部分第 5 段涉及教育课程设置，即吸收对有助于增进对文化多样性理解的研究方案。执行部分第 8 段旨在强调在大会第 56 届会议倒数第 2 周纪念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该段还希望安排对后续措施或商定的最后案文进行讨论和审议。该段还鼓励高级政治层次的参加。秘书长及其个人代表或许希望安排著名人士向大会全体会议提出表述或进行其他的活动。执行部分第 9 段提请注意不同文明之间对话问题信托基金，并邀请向该基金捐款，以便在自愿基础上维持这

一想法的连续性。执行部分第 11 段请秘书长就对话年期间的活动以及他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未来设想提出实质性的报告。

我相信，草案将不经表决获得通过，并希望草案成为协调努力促进对话和增进人类大家庭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一个基础。

莱维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

正如秘书长关于这一项目向大会第 54 届会议所提报告表示的，在对文明的概念没有一个普遍承认的定义的情况下，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想法可以有几种解释。就其本身而言，欧洲联盟认为应该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理解为最广义的文化之间的对话。文化既是人类的典型品质之一，也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方面。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文化由反映人类各方面的阅历——地理、环境、语言、历史、科学、艺术和信仰等等——的大量内容体组成。欧洲联盟认为，不同文明之间进行任何对话都必须包括构成文化财富的所有内容。将其中一些内容排除在外，就会很不幸地给本应尽可能丰富的对话带来限制。

世界在我们面前每天都展示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这种多元性和多样性既是人类的财富的源泉，也是建立国际关系的基础。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具有不同文化的个人之间或社会之间在悟性上的差异。历史很不幸地告诉我们，这些差异可能导致不信任，而不信任反过来又可能导致敌意。就欧洲联盟来说，建立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需要国际社会承担在防备这种多样性可能产生的误解这一危险的同时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为使我们相互了解，必须创造有利的环境，拥有共同的参考点。

进行对话，无论是人和人的对话还是社会或国家间的对话，必须以双方相互接受和相互尊重为前提。且不论双方存在分歧与否，一个人是不会同一个人他不认为与他平等的人开展对话。同样，欧洲联盟认为，国家承认容忍的价值和尊重人类固有尊严和人权的

价值，构成国家的民间社会和个人体现这些价值，将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

关于国家间的关系，欧洲联盟认为，联合国的建立是国际关系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联合国是各国就直接或间接涉及防止和解决冲突的所有问题进行平等辩论的第一个永久性国际组织。欧洲联盟认为，加强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行动的作用和手段，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重要途径。

《联合国宪章》在宣示个人尊严和价值、男女平等权利和国家间平等权利以及会员国应该实行容忍时，已经确立了开展对话所应依据的原则。在联合国系统内，由于肩负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具体职责，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在发展不同文化之间对话方面具有具体的作用。在这方面，欧洲联盟欢迎指定教科文组织为执行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主要机构。我们欢迎教科文组织为将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变成现实所起草的各种案文。

但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不能仅限于国家间的关系。这一对话意味着我们应该促进个人、无论其信仰如何、对于其他文化的兴趣。这样，我们就能发展具有共同语言、艺术、精神和人的兴趣的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直接交流。发展和深化这些对话者的对话，其前提是这些个人发挥积极的作用，而这些个人代表了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

欧洲联盟认为，这些不同行动者活动的发展，是我们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进行交流和来往的途径。我们呼吁会员国以各种可能方式便利这些活动的发展。

除了国际关系的传统组织架构之外，全球化和新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表达和交流的独特的新机会。欧洲联盟欢迎这些发展，这些发展再次将个人置于知识交流的中心，给了个人采取主动的前所未有的能力。欧洲呼吁会员国动员并推动新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并使所有人都能获得新信息和通讯技术。

建立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还需要最后一个条件，必须迫切满足这一条件，即：维护文化在多方面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正如秘书长在我们面前的报告中指出的，多样性与普遍性并驾齐驱，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所有思维的基础。

副主席卡凡多先生（布基纳法索）主持会议。

欧洲联盟认识到，全球化尽管具有极大潜力，但也有使文化模式和通讯手段雷同的危险。此外，经济的不平等和获得现代媒介、特别是获得新信息和通讯技术水平的不平衡，常常加剧了使少数文化边缘化甚至使之消失的这种危险。

欧洲联盟同秘书长一样认为，多样性代表全球化的人的面孔。欧洲联盟希望会员国承担在尊重普遍价值观的同时、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长期目标。欧洲联盟认为，我们应该考虑能够成功地这样做的途径。我们欢迎 2000 年 9 月 5 日成立的知名人士小组应秘书长的邀请、主持就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协商，并就这一问题提出报告。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将于今年 12 月 13 至 15 日在维也纳举行。

不幸的是，国际关系史为我们提供的冲突的例子远远多于对话的例子。欧洲联盟很高兴看到联合国在宣布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时，为自己提出了确立国家间和文化间关系新范例的目标。

万采维奇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白俄罗斯共和国代表团欢迎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问题的讨论。我们在进入 21 世纪之际，就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问题达成了普遍的共识，这不是偶然的。在 2000 年 9 月联合国总部的国家元首的聚会上，我们都看到了这一体现。我们尤其欢迎伊朗代表团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特米本人在追求这一崇高目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千年首脑会议的召开和《千年宣言》的通过。联合国各会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千年宣言》中承担了维护和平、特别是通过对话维护和平的责任。千年首脑会议成为了最高层次上

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这一概念的宣示。白俄罗斯完全承诺《宣言》义务，决意尽一切努力兑现承诺。

现代世界多样化的概念已牢固地交织在全球化的概念中。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表达的观点，即我们必须继续认真考虑这种相互依赖性及其对联合国以及对整个人类的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我们怎样才能使多样性成为团结的因素，而不是分裂的因素？在这整个世纪中这个问题将始终留在我们的议程上。必须指出，联合国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问题的理论讨论应与实际措施联系起来。联合国把今后的一年定为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年，这一年将使我们有独特的机会来发挥联合国的潜力，采取具体措施表明加强对话的力量能够战胜敌对理论、不容忍、仇外和种族战争。白俄罗斯准备参加这一工作，并鼓励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鼓励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马罗特拉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伊朗常驻代表哈迪·内贾德·侯赛尼安大使介绍了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并感谢伊朗两年来为促进这一主题作出的努力。

我们谨感谢秘书长提出了简洁的报告，报告中向我们提出了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他说

“正是因为人们把多样性看作一种威胁，而使这么多的人忽略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的人类属性。”（A/55/492/Rev.1，第 4 段）

因为我在 1998 年开始这场辩论时就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主题作了更广泛的发言，我现在只针对秘书长的以上讲话谈几点意见。

我们过去说过，多样性是联合国大厦的基础。我们必须了解和吸收这一真理，将它融入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并坚持这一真理，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共同未来。谋求人类集体目标和财富的统一，促进是我们国际社会基本要素的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将加强我们之间的共同联系，并将使我们共同的人类社会取得的

成就更加绚丽多彩。我们在新旧千年交替之际应消除隔阂感，珍惜我们享有的多样性，将它视为我们的共同遗产，它使我们所有人能够发展，加深和丰富我们的意识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它应扩大我们的归属感，这样我们就能感到他人的痛苦，就象是我们自己的痛苦一样，对生活在人类大家庭任何部分的人被剥夺和遭受贫困带来的屈辱就会象我们亲身感受那样觉得难以忍受。这将使我们更加渴望收获人类远见的果实，享受全球社会中任何群体的精神生活、思想、文学和艺术的最高成就。在以多样性为基础的精神全球化和人类友情全球化的同时，还必须伴有起统一作用的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生活的全球化。

我们普遍赞同秘书长报告第5段中概述的广泛概念。然而，在详细谈到丧失尊严的问题时，我们认为我们的眼光不应该狭隘，以免我们看不到世界上所有社会和社区的更广泛的全面情况。我们显然不应该根据媒体的报道程度来决定我们应注意哪些问题。发展中世界曾遭受过奴役、被剥夺权利和被征服的过去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呼吁我们作出治愈创伤的承诺和承担起责任。

我们谨告诫，不要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错误地解释为意味着宗教之间的对话。印度文明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包容、而不是排斥精神感受。把世界视为一个大家庭一直是指导着我们的鼓舞力量。其他各种文化也都认为文明的观点超越了宗教界限。这种观念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就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必须在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意识和意志之间建立联系，加强超越了分歧的整体意识。尊重所有宗教、语言和文化表现一直是印度文明价值观念的核心。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最近正确地指出：

“‘文明’、和‘宗教’无疑并不是同义词……文化不一定与任何一种信仰认同”。

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时必须消除这种区别。

我们还形象地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想象为许多河流汇合在一起，一些河流古老而深沉，其他一些

则年轻和充满了创造的活力。我们应饮遍所有这些富有生命之水，从中吸取营养与力量。这些流水是源源不断的。因此，我在想，开始考虑报告中所设想的那种倡议是否有益，这种倡议要通过“具体的外交主动行动”、“以恰当的方式结束”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我们认为，我们而应在这一年里发动有尽可能广泛意义的对话，以使我们可能在共同努力下继续获益于休戚与共的精神和共同目标，这种对话将使我们了解我们之间所有形式的合作。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联合国使所有国家聚在一起、促进和解与它们之间的对话文化。对共同道义和伦理价值观念的探讨使我们编纂了关于容忍、人权、文化合作以及科学技术合作的各种各样的国际文书。文明、人权、多元化以及尊重法治和所有文化影响的价值观念几乎已在全世界得到承认。国家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它们内部的对话能够而且必须促进谅解、多元化和多样性，作为进步与人类发展的基本构成部分。

我们必须处理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建立真正自由和多文化但又保持统一意识和各种共同价值观念的社会；这些社会可如何有助于产生一种真正共有的和自由的“人类文明”；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可如何有效地对付那些破坏和可能淹没我们的文明遗产的各种祸害，诸如贫穷和不发达、饥饿和疾病、出现仇外心理、种族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非文明社会”的行为。

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进步将使我们能够取得重大的物质进步与发展。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在全世界人民之间创造一种新的直接文化接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加强卓有成效的交流。科学和技术还为保护历史文物、记载和传播所有文明的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我们赞同秘书长的意见，即促进各自特性和文化多样性本身就能够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实质内容。我们不应把多样性视为一种威胁，而应像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千年宣言》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有着多种信仰、文化和语言的所有人们应相互尊重，在所有不同文明之间促进积极的和平与对话文化。这种对话的要素应离开传统的、但有限的加强相互谅解和理解我们各自独特情况的方法，而是进一步理解多样性是人类主题的各种变化，了解其无限的潜力，并扩大我们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念和原则的共同基础。

我们赞扬秘书长指出，

“我们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体化、更易受伤害以及更不平等”（A/55/492/Rev. 1, 第 5 段）

我们在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和微妙的现象中生活。我们希望能把所有各种文明的进步结合起来的文明之间对话如果能使我们的心普遍渴望正义与平等、良知与同情、和谐与一致，那么它就将取得成功。它必须促进不可分割的相互归属感，并促使人们相信，所有人没有任何区别地都应参加推动人类文明。我们注意到决议草案正确地指出，各种文明不只限于民族国家，而包括各种不同的文化。保留和促进各自特性以及保护文化和文明传统也不应成为掩护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工具。例外论和排外主义是文明间冲突的根源；它们不能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一年前，我的同事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说过：

“对话的基础应是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共同努力反对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贫穷、饥馑和疾病，所有这些祸害否认任何文明的本质，即否认其基础”（A/54/PV.77, 第 23 页）

我们不应通过分裂的多棱镜来看对话，而必须确保对话促进和巩固多元化与民主的原则、接受多样性和相互尊重、自由与平等、团结和共同责任感。对话必须突出都为人类历史作出了贡献的各种文明的团结特点，同时应保留各种文明自己的特性，这些特性使文明具有独特的创造力，并使人类更加丰富多采。印度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为这一事业作出贡献。

阿布勒盖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今天我们审议的问题特别重要，因为它涉及今天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未来。是为了解他人的信仰和观点。这对于国际关系以及对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是必需的和重要的。事实上，除非我们了解关于这些文明所包括的人们的行动的文化概念和文明背景，否则我们就不能成功地处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地方重要性的各种事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目的是使全世界所有人民和各种文明联合起来，以使我们能够了解他人的状况、他们的观点和理想。

我们今天期望的对话是无一例外地在所有文明间展开的对话；是以试图理解他人及其忧虑、兴趣和目标为基础的对话；是不企图造成极化、而试图使人们相信应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对话；是远离不容忍、种族主义和排外或干涉他国内政的企图的对话；是不忽略各方之间文化与文明差异但同时了解文明的共同根源和共同命运的对话；是限于哲学和对历史的分析、而面向未来以及努力更深入地了解人类共同根源的对话；是一种试图促进容忍和谅解以及反对侵略、暴力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任何企图的方法。

或许我们朝着实现不同文明之间卓有成效的对话这一目标前进的出发点应是首先就确定对话总体框架的若干基本概念达成一致意见。其中我谨首先提及关于文明超越了文化的有限框架这样一种一致意见。文化限于宗教、传统和语言的结合，文明像河流一样，由各种更广泛的概念构成，其后面有着更长的历史。关于地理框架，它是无限的一文明到哪里它就到哪里，传统、宗教和语言到哪里它就到哪里。它们与文明结合起来，丰富了文明。

第二，必须使这种对话消除过去和历史遗产的负担，这些负担包括痛苦的经历和仇恨，并必须本着开诚布公和坦率的精神前进。

第三，我们必须商定我们希望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实现的目标。归根到底，这是努力相互了解，

相互解释本身的观点，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处，并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和对峙的任何起因。

第四，必须停止指责其他人和谴责他们的思想，或轻视他们的信念，或试图将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于他们身上。

在去年就这一重要问题进行辩论期间，我们重申了我们的观点，并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无法想象一些文明或代表它们的社会会比其他文明或社会更为重要，或者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的局势和历史条件会使任何国家有权感到比其他国家优越，或者可发号施令，规定其他国家应该或不应该做些什么。

认为军事能力或在经济或科学方面的组织能力可使任何人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然而相反的想法则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确信，任何旨在将他人的意愿强加于人的企图将导致抵制，并到头来遭到失败。

我们在当今世界舞台上——这一世界舞台尽管十分广阔，但仍然十分有限——所看到的主要的文明具有具体的特点和观念，但它们的性质本身正在不断演变之中，而且一向能同化其他的文明并作出反应，但并没有进行强制或施加压力。

几千年的经历，以及我们丰富的整个历史期间中的不同文明、帝国和大国的经历都使我们懂得，压迫将必然会遭到抵抗，而且无论是在时间或在空间方面都能成功地对付各种挑战。

我认为大家都同意的是，当今的世界已超越了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中所知的界限。这在过去两个世纪内十分明显，而现在更是如此，因为现在出现了一种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现象，那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及其各种积极或消极的表现形式和概念，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磨擦的起源强加于不同的文明和各种社区的身上，在这些文明开始相互接触的时候更是如此。毫无疑问，正是这种磨擦是——我们

不应将之称为冲突或对立——要求我们谨慎行事，并力图确定各种道德和法律基础，用以保障和平共处，并排除任何诉诸暴力的作法，以及消除一种文明认为其本身优越于并可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任何错误想法。

国际社会，及其无论是大是小，强大或不太强大，富有或贫穷的所有的国家和文明，在重申财富和贫穷不只限于纯粹的物质方面的同时，通过文化的各种不同层次以及争取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稳定和繁荣的世界的能力，反映出文明的所有方面。我确信，国际社会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持人类的各种观念，即和平、和平共处、承认分歧和多样性，以及不可能坚持人类发展的没有对立的单一道路。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使各种文明和人类以及各国以一种能保护它们免受不公正和危险的积极方式进行发展。

我们有想要发展和检查的最后一点是：必须使大家都不采用双重标准而同意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在所有方面，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占领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社会的领土是一种 21 世纪决不能容忍的侵略。21 世纪决不允许占领中一个他人土地并在该土地上定居。一个国家对另一国人民实行禁运是不可原谅的罪行。如果人类能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人人都应按照相同的标准得到相同的待遇，那么我们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实现我们为自己规定的一项崇高的目标，那就是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和积极的对话，这种对话将使我们这个伟大的组织联合国及其所有的机构实现在与贫穷作斗争中的这些崇高目标，消灭疾病，为经济发展提供援助，保障人权的全球标准，并保障各社区的经济繁荣，以及我们一直在讨论并将永远促进的其他许多目标。

埃及已有效地在大会的三届会议期间参加了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特别辩论，并参加了通过关于这一主题的两项决议的工作。埃及代表团还在起草和通过今天向大会提交的决议草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希望，2001 年将真正地成为不同文明之间——毫无例外地所有文明之间对话的一年。在重申我们打算积

极参与明年 12 月大会与本问题有关的各届会议的同时，我们请大会不经表决通过本项决议草案，以便强调在实现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方面的国际一致性。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俄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格乌乌阿摩集团）发言。我要代表该集团，表示我们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提供了由哈特米总统提出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这一有益和宝贵的想法。大会就这一项目的辩论是一种重要的附加因素，它确认了本组织在 21 世纪的工作的重要性。大会宣布 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使这一倡议变成一种持续不断的进程，鼓励我们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加强全球和平与安全。对话的精神将有助于为和睦和共存扫平道路，免受暴力、仇恨、贫穷和战争之害。

在即将进入新千年之际，人类正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国际关系中正在出现一些新的模式。日益明显的是，昨天的两极世界已成为过去，它正在逐步地由一个多面的世界所取代。这一世界要求采取各种全新的办法，以便实现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依存。目前的历史时期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另一方面是保持所有国家的多样性和完整性。

近年来的各种事件表明，多样性往往被用来作为证明表现为文化、宗教和种族群体对峙的现代冲突是有理由的。然而，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个人代表皮科先生的观点，那就是许多冲突仅仅是由将多样性认为是威胁的观念所造成的，而事实上多样性却是本组织所依据的根本的价值观念，也是使整个人类受到鼓舞和进步的根源之一。我们越是珍视多样性和完整性，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价值观就会越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尊重、容忍、建设性和互利合作的原则，应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因为无论我们实现这些原则的方式是如何的不同，指导我们的是《宪章》载明的各种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

人类目前发展阶段中的决定因素之一是持续不断和急剧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背景下，对话的

必要性已变得更为紧迫。通信技术的最新技术、运输、通信和因特网的最新成就，不仅正在推动对话，而且还正在使它变得绝对的必要。只有通过这种办法，人类才能利用全球化进程促进经济、精神和文化发展。

我荣幸地代表其发言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着古老的历史、文化和文明。不同国籍、宗教和文化的人民居住在每一个国家之中，因此我们深信，多样化是力量的源泉，并能促进我们各国的社会发展。我们各国政府正在竭尽全力，建立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多样化和统一将在容忍、团结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将社会各阶层凝聚在一起。不同的文明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在各个世纪中，由贯穿我们各国领土的伟大的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的格乌乌阿摩集团各国，已发挥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并使它们产生了多样性、容忍和相互合作的理想。鉴于这一宝贵的遗产，格乌乌阿摩集团国家正在做出集体努力，修复伟大的丝绸之路。它们正在将极大的注意力集中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问题上。讨论这一问题最重要的讲坛之一是赫尔辛基平民议会第五届大会。该次会议于 10 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与会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500 多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毫无疑问，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必然组成部分是必须在不同宗教之间进行对话。格乌乌阿摩集团国家鼓励所有宗教之间的对话。一个实例是 1999 年 11 月 2 日至 5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关于宗教和民主的国际宗教间政治论坛。论坛与会者确认的观念是，全球化进程不能忽视人的生活的任何方面，包括精神方面。持续进行的对话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最崇高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在本大会堂举行的有宗教领袖参加的千年和平首脑会议的结果，是在全球一级重申对话必须利用宗教信仰和容忍的力量，调动种种努力来消除分割国家的障碍。格乌乌阿摩集团国家欢迎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举办的不同文明

之间对话的圆桌会议，并希望将在格乌乌阿摩集团国家之一再举行一次关于联合国和伊朗举办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会议。这一项由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提出的倡议应该得到支持。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引用千年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如下，其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重申，容忍是对 21 世纪国际关系具有根本性重要意义的基本价值观：

“人类有不同的信仰、文化和语言，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尊重。不应害怕也不应压制各个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差异，而应将其作为人类宝贵资产来加以保护。应积极促进所有文明之间的和平与对话文化。”（第 55/2 号决议，《联合国千年宣言》，第 6 段）

格乌乌阿摩集团国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并打算为此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希望，各国政府和政治及精神领袖将尽力实现这些社会和文化方案，从而实现文明和文化间对话。

德莫拉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最近几个月举行的关于文明间对话的各种会议和讨论会，说明大会宣布 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决定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支持。当我们进入新的千年时，当我们的世界日趋一体化时，这种辩论是及时和具有相关意义的。

我们感谢秘书长提出报告。我们还赞赏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协调的重要工作，以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促进对话的努力。我们还赞扬正在开展的许多活动，包括就这一主动行动进行实质性辩论，这使学者、高级官员和国家元首今年 9 月聚集纽约。我们深信，包括巴西的鲁思·卡多索女士在内的知名人士小组所从事的分析工作，将对我们的审议作出宝贵贡献。

我们巴西人为作为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使之丰富的一个社会的成员感到自豪。我国历史是文明间

不断对话的例子。在第一批葡萄牙定居者来到之前，许多土著群体在永久性文化交流中紧密结合，这种交流使之可能出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即在目前巴西大部分领土上流传一种称为杰拉尔混合语的语言，多数部落都懂这种语言。

异族通婚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巴西是世界上非洲裔人口第二大摇篮。殖民化和一波波移民所造成的种族和文化混合的确是显著现象，它使我国汇集了数百万阿拉伯、欧洲和亚洲裔公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化和种族之间的这种对话，没有阻止巩固自治特性或表达不同意见。在巴西，宗教和信仰、政见和文化特性也可以说是这种情况。但这种复杂的演变也形成了全体巴西人民的明显的民族主义和共同特性。

在突出巴西社会的这些特点时，我们同时想谈一谈进行文明间对话主动行动的一些核心价值观。这些观念涉及由人类和文化多样性建立并构成的团结。

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文明间对话是恰当的。本组织的基本宗旨和原则与对话的想法密切相关。没有对话，便没有和平。平等和尊重人身尊严是产生于承认“他人”的概念，这是对话的必要条件。此外，对话各方必须地位平等。

本组织体现国际社会的共同理想和努力。在以贸易和通讯空前增加、技术革命和信息加速为特点的时代，很自然的是，联合国努力确定并讨论多样性的人类试图为所有人谋求和平、安全、公正和繁荣的共同道义、道德和哲学基础。这种理解是文明间对话的目标之一。这种理解只能在平等对待所有文化、宗教和文明的环境中实现。

但必须记住存在这种环境，因为国际社会已得出结论，即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而且必须作为指导国际社会所有行动者，无论个别或集体行动者的最高原则得到珍视和尊重。只有坚持这些基本价值观念，拥有多样文化、宗教和

世界观的人民才能进行真正对话，并取得成果；否则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差别并因这种理解而得到充实。

我们深信，文明间对话将促进国际合作，并对巩固民主标准作出贡献。我谨借此机会强调，巴西坚定地致力于加强多边机构——尤其是联合国——而且我国政府毫不动摇地愿意配合所有努力，以实现联合国的目标，尤其是我们已接受的无数人权文书所规定的目标。

我们深信，我们在对话中将听到被剥夺权利的人，那些因没有食品、住房、健康和教育而受苦的沉默大多数人的声音。不幸的是，尽管资本积累加快，但这种人并没有停止增加。在文明间对话年期间，第三次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将在南非举行，南非是战胜了种族隔离万恶制度的国家，我们相信容忍和尊重多样性，将有助于进行无情斗争，消除种族主义灾祸。

最后，我们希望，我们明年将能够象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示，确定实际步骤来抵制把多样性等同敌意的概念。在这方面，必须实现其词源最广义的对话概念，方式是进行旨在实现理性，或由逻辑产生的知识及和谐的辩论。在重申人类共同目标和原则时，我们将进一步朝着巩固人类家庭前进。

舒博克什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近年来，世界目睹了冷战和两极分裂的结束。今天的世界秩序是单一超级大国以及市场、金融、通讯和文化全球化支配的新秩序。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特点是所有科学和知识领域极大和令人吃惊的变化。同时，消极特点已引起关切。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财富增加，通讯进展；但北方富国和南方穷国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南方国家受到疾病困扰；这方面差距也在扩大。少数国家垄断世界财富，因此发生了区域和地方战争；我们还看到恐怖、暴力和霸权以及损害环境的扩散。

这些是我们在今天世界中可以看到的矛盾。这种矛盾相互作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它们使

人类丧失信誉，利益冲突，并放弃价值观念及合作。我们现在比以往更应在可持续发展和建设性合作，以及各国人民通过旨在实现安全、繁荣未来的人类目标的文明间对话来互利和加深理解的基础上确保人的安全。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人类不是由多种文明组成。整个历史只有一种文明：人类文明，无论其在什么特定时间是什么形式。事实上，文明由历史上文化间的作用和不断交流组成。因此，这种对话是众多、人类赖以保护其特性的文化之间的对话。文明除其他外是政治和经济政策、教育和社会行为的产物。但文明不可能在没有文化支持，没有与信仰相关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情况下诞生。

因此，文明不只是生产、技术发展和社会服务的手段；它还是管理社会的价值观念、信念、思想和概念。文明必须是多样化的，而且必须承认人民和文化观念之间的差别。

有人认为，全球化是这样一种哲学，即对具有多样文化和特性的世界实施单一的意识形态，并迫使世界接受单一的框架，以便传播创造一个由信息和通讯革命以及信息技术支配、具有一种文明的世界的想法：全球村概念。但人们无法接受某些国家要我们接受的这种全球化概念：不可能所有人吸收一种文化，无论它多么全球化，因为每个国家有合法权利确认其自身的文化特性，并在一个价值观念、原则和观点的框架内发展其能力。每个文明基于一些决定其成员生活方式的道德价值观念。文明从创造中获得力量。每个文明在其史书中，通过其知识分子的创造反映这点。

万能真主将麦加——人类光明之地——赐予沙特阿拉伯王国，我们荣幸地被邀请遵循伊斯兰教，各国人民间合作与和平的信仰。我们深信文明间对话的正确性，其依据是《古兰经》，它说：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不是互相鄙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古兰经》49: 13)

我们被呼吁同所有相信真主的人合作；先知要求我们追求知识，即使这种追求使我们去中国，并在我们的共同命运以及无论语言、肤色、民族血统或者文化或意识形态联系，全人类平等的基础上从生到死追求知识。

沙特阿拉伯王国深信，有必要建立将导致全人类繁荣并将丰富文化和思想发展的建设性对话。这种文化将基于逻辑，并基于建立在伊斯兰教戒律之上的可信原则。

沙特阿拉伯王国欢迎 1998 年 11 月 4 日第 53/22 号决议，大会在其中宣布 2001 年为联合国文明间对话年。我们反对认为文明间冲突不可避免而且是科学事实的理论。过去和现在的冲突总是有政治和经济控制以及领土扩张的目的。沙特阿拉伯王国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威胁各国人民的安全、保障和稳定。此外，王国反对一种文明支配另一种文明的任何企图，因为这将危险地违反公正、容忍及合作原则，并将奠定不公正和压迫的基础。

人类文化多样性开拓有效率和有效力的繁荣道路，各国人民有权捍卫其不同的文化特性及其特点。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必须包括所有文化，以便它们可以对人类的繁荣未来作出其文化贡献。

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是实现合作，以建立一个基于共同道德价值观的世界新秩序，并在人类合作和尊重人民和文化的多样性框架内通过和平、安全、稳定、团结与发展保证人类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从而丰富伊斯兰文明和整个人类的唯一办法。

巴利先生 (阿尔及利亚) (以法语发言): 虽然各种文明之间对话的理念很久以前就出现，但矛盾的是它的新的化身应归功于建议 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伊朗总统所提供的推动力，也归功于一位神使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将发生灾难性冲突的可怕预言——他的灵感显然出了差错。

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现在是一个广泛得到承认、接受和欢呼的理念——这一事实只能由我们所有这些呆在这座玻璃房子里、鼓吹对话和致力于和平文化的人予以欢迎。

在这个麻烦和不确定的时代，人类正对自己的前途提出问题并正在对付同时到来的新的挑战。在这个时代，对话在使我们不重犯过去的错误和使我们能够对人类有能力超越逆境的不可动摇信念进入这个新千年方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然而，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人类历史的特点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对话。就在几年前，世界的存亡受到了可能使整个人类毁灭的核灾难的威胁，而我们得以幸免只是因为严格遵守了脆弱和荒谬的恐怖平衡。冷战结束的同时千年也结束了，核大国宣布他们承诺彻底消除他们的核武器。冷战的结束似乎赶走了可能使这个世界完全毁灭的破坏的恶魔。

但是冷战只是把这个世界投入哀痛并造成死亡和荒凉的许多插曲之一。往往因宗教、种族和民族不容异己而产生的大规模对抗也起因于经济上的抱负、谋求居住空间和征服新的殖民帝国，而这反过来又造成合情合理的基于人民对自由和独立原愿望的进一步对抗。这种对抗将继续到这些起因消失时为止——也就是直到人民之间有真正的团结和我们深信必须接受多元化和我们之间尽管有分歧但必须相互尊重时为止。

由于其地理位置，我国一直处于各主要文明的十字路口。阿尔及利亚座落在非洲和欧洲交界之处——即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西文世界的交汇点——而且同地中海人民有许多共同点。阿尔及利亚一直是某些最有声望的文明的一部分，其影响扩散到我们所在的整个地区，使我们有机会对它们的发展作出慷慨贡献并从他们的活力中受益。

阿尔及利亚是个古老的国家。描绘几千年居住在我国的第一批男人和女人生活方式的塔西里的湿壁画和石画表明，这个古老国家的根可以溯源自一个丰

富和光荣的史前期。因此，在其历史的早期，阿尔及利亚同地中海盆地的重要文明互动——有时是粗暴的，但往往是友好的——尤其是希腊、腓尼基、罗马、拜占廷、阿拉伯伊斯兰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文明以及最后还有现代西方世界。

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及其传统的集体记忆充满了同世界其他地区这种互动的证据。我国人民在这个互动领域中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不断提醒我们阿尔及利亚男女对这些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贡献。这一证据可以在同我们的文化、社会生活、语言、建筑和烹饪艺术一样五花八门的遗产中找到。

阿尔及利亚对于其拥有繁荣的王国和为独立而斗争的巴贝尔历史感到自豪。阿尔及利亚在阿拉伯穆斯林文明中完全占有了其当代的地位，并满意地知道我们对扩展把知识的火炬带到遥远国度的这一文明做过重大贡献。阿尔及利亚人民容忍、慷慨和愿意改革，今天我们正在执行雄心勃勃的任务使受过暴力悲惨破坏的我国成为和平与和谐共处的范例，并以团结的精神使我国各组成部分成为有共同命运和对于更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在9月5日积极参加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安排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圆桌会议。阿尔及利亚总统在那次讨论的发言中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倡议宣布2001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这一倡议十分及时，提出之时我们正在审议能否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平等的阶段，特别是在全球化的简单化情况下——的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富有成果和平衡的对话。在资源方面贫困但往往文化方面丰富的各国可能有理由担心他们十分珍视的某些伦理和社会价值可能因普遍适用来自物资上繁荣国家的单层面样板而受到削弱甚至破坏。

今天，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状况不断变化，其特点是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领域科学和技术空前发展，以及影响人类活动每一方面的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同文明——所有文明——之间的对话可能成为处理许多对抗和战争因素的必

要手段。通过进行这种对话，世界将为创造真正的和平文化和各国之间的谅解，为实现尊重各国人民自决和选择其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开辟道路，从而使人们得以废除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不容异己和歧视——这就是说，建立有效尊重人权和各国人民权利的文化。

为了实现这项目标，最好的论坛莫过于联合国——这个普遍性论坛使世界所有大国和小国，富国和发展中国家聚会一堂，同国际舞台上的新角色：即民间社会成员，特别是非政府组织、新闻界和媒界进行积极合作。所有这些角色今天都必须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真正对话方面发挥其作用，这种对话应导致建立一整套基本共同价值观念——这是真正普遍文明的基础。在从事这项工作时不应否认存在其他文明的特殊方面。这样我们人类遗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将得到承认，建立一个理解和接受他人的新世界的需要也将得到承认。

在这个背景下，阿尔及利亚鼓励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特别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采取一切可能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行动和主动行动。然而，勿庸言，把2001年专门用于这一目的并不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目标要么实现要么过时。正相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必须继续发扬光大，成为激励人们的源泉和我们思考如何在世界上促进和平文化、如何鼓励各国人民之间的宽容与共存等一切思维的参照物。

艾哈迈德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尽管存在种种不宽容和侵略的障碍，但不同文明之间进行了建设性的互动，给人类带来了发展与进步。虽然民族国家属于特殊的文化和文明范围，但文化和文明不局限于个别民族国家。实现文明构成了人类的共同遗产，给人类的进步与福祉提供了基础。的确，联合国的存在乃以世界各国人民和各民族彼此对话与合作为前提，而且也是这种对话与合作的结果。

世界各宗教和文化都强调人类精神的统一。这种统一为观点和传统大相径庭的各国人民彼此对话和理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加强相互友好关系和世界各国人民彼此承认将有助于促进和平，并有助于在国际关系中扩大社会、文化和经济合作。

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各文明的特点已成为促进人类创造性灵感的公认手段。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通过信仰和人类价值观念为全面处理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智慧源泉。自由、正义、团结和道德在促进人类发展、和平、共同安全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全球努力中不可或缺。

对话是共存和国际合作的当务之急，如果我们愿避免统治、侵略和其他人类冲突的表现，这一进程就必不可少。人类前途取决于信奉和遵守上述价值观念，同时也取决于加强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促进和平与人类发展成果的真实努力。

我国代表团悲痛地注意到，尽管本机构一直在促进和尽量争取实现这些理想，但不信任情绪和敌意仍普遍存在。几个星期前在联合国馆所放映了一部集中反映为维护“名节”不公正地杀害妇女的电影。虽然我们不怀疑制作这部影片的动机，但非常不幸的是，该影片给人造成了伊斯兰教容忍所谓为维护名节而杀人的印象。这种对伊斯兰教的消极成规定型不仅表明对这一重要世界宗教缺乏认识和理解，而且也表明对全世界上亿名穆斯林的感受漠不关心。这种对伊斯兰教的陈旧看法特别在西方长期存在不仅不利于促进各国人民和各文化之间的理解，而且也阻碍了已经发起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进程。

就马来西亚而言，虽然我们是一个仅在 43 年前才实现独立的年轻国家，但我们可以骄傲地声称从世界不同文明的丰富文化遗产中受益匪浅。我们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和多宗教的社会。尽管具有这种多样性，但我们马来西亚仍能够透过力行各族间对话和我们人民之间的理解而享有和平与和睦。马来西亚在多样性中实现了统一，这是因为我国人民对国内奉行不同宗教表现出宽容之心并采取了开放的态度。马来西

亚多种族人民之间普遍存在着的和平与和睦已使我们能够充分获得独立的好处，我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进步就表明了这一点。

要求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因为人类具有集体智慧并渴望通过更好地阐述和理解国际社会各种不同的意见、看法和期望避免最广泛的冲突和暴力。因此，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加强文明间对话进程的一切努力，其中特别包括通过今天提交的决议草案。

摆在我们面前的草案要求统一认识，以便通过实践、教育与合作性参与，建立一个基于各国人民和各民族彼此包容、参与、相互理解与宽容的平等国际秩序。该草案还要求国际社会利用对话在各领域建立信任，并以包容、宽容和共同人类安全与发展的平等国际秩序取代各类排斥、诉诸武力和统治。

这一全球议程并没有限制，能够在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经济、信息和甚至技术领域加以实现。我们甚至能够在所有地方、国际和区域级别发展一种适当的机制，进行并鼓励在所有领域中的对话，扩大文明之间的相互承认和理解。本机构也能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鼓励、协调并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并制定适当的方式和方法，促进联合国系统活动中的对话与包容文化。

我国代表团欢迎 1997 年 12 月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的原则以及 1998 年 11 月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有关文明之间对话的决议，该决议中指定 2001 年为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我国代表团也希望，这一对话能够并将协助并提供一个适当的框架，在不同国籍和信仰的人民之间进行建设性和有益的交往，其前提是，人类的多样化现在并一直是力量的源泉，而不是分裂的根源。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国际社会表示愿意接受这一新的合理的想法，以便为全人类建设更美好的明天。

我们相信，在容忍和尊重多样化的基础上促进对话，将减少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在这方面，我们相信，联合国能够并应当发挥支持这一进程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联合国本身就是文明之间对话的重要性的活的证明和体现，因为成员国不仅来自世界不同地区，而且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尽管联合国的目的是要在各国之间实现团结，这样做的方法应当是和谐地结合和统一所有人类社会的思想、价值和准则，而不是强加任何单一国家或社会集团的意志或统治。这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中，在我们谋求实现和平、安全与国际和谐的共同目标时，这应当继续成为我们的指导原则。

马比兰甘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历史表明，征服而不是对话，是文明之间关系的特征。文明的上升以牺牲其他文明为代价。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我们必须抵制的现象。在联合国这里，过去和现在的文明可以发表意见，这也许是开始努力的最好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竭尽全力利用各种渠道来处理这些挑战。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感谢并祝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倡议和为建立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对已经做的工作感到深受鼓舞。伊朗政府、联合国、各个国家和公民社会已经举行了活动，鼓励并促进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这是出色的基础工作，我们将继续支持这些活动。

对话是本组织的主要工具。对话和讨论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我们曾被指责进行了太多的对话和讨论，但是，近年来，通过对话与外交我们取得了进展和巨大成就。

但我们也失去了许多机会。仍然有许多事要做。误解和猜疑仍然存在。我们仍然远远没有实现普遍和持久的和平。世界许多地区的冲突继续存在，冲突的形式难以描述。

我们的领导人今年9月保证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贫困、疾病、环境退化、仇恨和暴力。我们想要使全球化为所有人造福，而不是少数人，要向生活在赤贫中的10亿多人提供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必须提供安全的饮水、基本保健和教育、粮食和住房，并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不管这些人属于哪个文明。

归根结底，没有一个文明能够单独解决这些困难。我们所有文明都必须面对这些挑战。

今天，在各国人民、各国和各个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渠道有许多，对话的速度极快。我们希望，移动如此迅速并传到如此遥远的文字和形象将促进信任与谅解。

但是，有时当我们进行对话时，我们没有彼此对话，而是自说自话。看来，当我们讲话时，我们更想要别人了解我们的想法，而不是听听别人想要讲的话。当我们进行对话时，我们似乎也表达了我们的偏见，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在别人想要说的话面前设置障碍。不幸的是，我们强调我们之间的分歧，而不是把我们连接起来的纽带。当然，这些并非是将导致我们彼此理解并通往和平的因素。

当我们在进行将会促进我们文明之间对话的进一步的活动时，我们面前有着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希望，这个机会将为更大的理解铺平了道路。但是，在我们进行对话之前，首先让我们放弃对彼此文明的偏见。让我们彼此对话，摆脱错误的概念。没有必要强调哪个文明更加伟大。相反，让我们强调我们共有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人性和所有人共同的关切。

在所有文明的结构中有着一个共同和微小的联系。这一微小的联系就是我们的人性。我们要让文明之间的这种对话加强这一人性的联系。让伙伴和朋友以及平等的人民进行这种对话，让我们团结一致实现解决我们世界、文明和全人类面临的最困难问题的目标。

这样，我们就更加接近实现我们的希望和期望，即我们文明之间的对话将导致更大的谅解和持久的和平。

阿卜西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秘书长提出报告，他的报告载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审议该议程项目，在第三个千年期来临之际，人类再次面临冲突爆发、敌对行动和占领行为，因此该议程项目极为重要。我们正在目睹霸权主义、军备竞赛、非法使用武力、侵犯人权和歧视。这种情形的特点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不平等和各文明和各民族之间缺乏了解等现象加剧，但这些文明本身却都是人类的文化财富，毫无例外。

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千年期宣言》中希望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法治、了解、宽容和多元化，我们非常重视他们的希望。但是，我们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建立适当的区域和国际机制和方案，从而加强各社会之间的积极互动，加强各社会之间的团结和互补。这将鼓励各文化和各文明促进对话、宽容和了解，尤其是因为全球化和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使我们有了独特和日益增加的机会，可以实现这些目标，促进经济和环境。我们还可以从这种互动中获益，进一步促进全球化。

我们深信，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必须是多方面的对话。这必须是各宗教和信仰之间的对话；必须是南北国家之间和东西国家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必须促进文化和政治交流，分享每个文明的积极方面。因此，促进相互丰富的对话必须以下述原则为基础：平等、客观和透明，各项人权原则和各项国际法规则，不得有任何控制、歧视和双重标准的企图——大国往往对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抱有这种企图。

我们还强调，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必须正视某些人对伊斯兰及其传统以及对真正阿拉伯传统进行的明显的歪曲宣传。

审议各文明之间对话主题促使我们认真审查所有文明的历史及其文化和科学内涵。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所属的阿拉伯世界诞生于古老的文明，阿拉伯世界是各种启示宗教的摇篮，伊斯兰教诞生于这个摇篮，其思想来自这个摇篮——其思想不仅影响阿拉伯世界、黎凡特和马格里布各国人民，而且也影响世界其他地区人民。《可兰经》和伊斯兰文化的教规要求宽容、平等、团结和尊重各国人民的文化多样性，阿拉伯各国人民的传统和习俗是以《可兰经》和伊斯兰文化教规为基础的，这些传统和习俗促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通过各种立法，执行文化和教育方案，使其人民培养崇高的道德和人文价值观，敦促他们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还允许我国的外国少数民族遵守其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和信仰。在整个一年时间里，我们举办文化节，促进民俗活动，邀请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参与这些国际论坛；这有助于使我们社会开放，接受文化多样性概念，而同时也遵守我国自己的文化要求。

关于外部世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双边、区域和国际各级签署了若干协定和谅解备忘录，在教育领域安排了文化和信息交流。酋长国参加了在全世界举行的各种会议、书展以及艺术和文化活动。这促进了我们与其他民族和文明的合作和互动。

最后，我们支持宣布 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我们希望，这将使我们能够使对话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做法和工具，从而有助于使世界各族人民和各国团结起来，加强团结和开放。我们希望，这还将有助于解决最紧迫的区域和国际问题，例如，和平与安全、裁军、贫困、失业、流行病和其他问题，包括对环境的破坏或侵犯人权等问题。

纳赛尔先生（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代表我国，称赞秘书长提交大会的报告。

题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项目不仅反映不同文明间对话的重要性，而且反映了国际社会以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所通过态度为基础迈入第三个千年的决心，在该届会议上，大会宣布 2001 年为联合国不

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并重申《联合国宪章》在促进和鼓励普遍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宗旨和原则。它进一步承认体现多样性、透明度和创造性的人类文化和文明成就，并重申各种文明成就构成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的事实。

我国支持过去两年就这一问题举行的会议和2000年6月27日至30日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该决议满意地注意到在这方面发表的《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宣言》。所有民族、政府、政府间组织和民间社会为实施该方案和支持多样性、对话和互动精神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是替代对抗、冲突和排斥文化的唯一办法。

联合国是一个包含所有文化和行为方式的论坛，它可以在弥合不同观点和促进理解与合作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会通过《和平文化宣言》证明我们赞成本组织开展工作，以确保在未来，和平文化以及自由、公正、民主、发展、尊重人权、公平、平等、不干涉国家内政、禁止侵略和占领及尊重每个社会的主权和独特性的价值观念是旨在共处和相互理解的对话的有效组成部分。

我国代表团支持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宣布2001年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我们也欢迎秘书长关于任命这方面的个人代表的决定。

最后，在即将跨入新千年之际，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比以往更加可能和适宜，以便建设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的大厦。

库利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俄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成并充分支持乌克兰常驻代表早些时候代表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集团所作的发言。我还想表达我国对正在讨论的问题的某些方面的立场。

明年，即新千年的第一年已被宣布为联合国不同文明间对话年。这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但其象征意义不是偶然的。在进入新时代之际，国际社会应当寻求在所有领域进行对话，以便结束冲突和对抗。

人们对新时代的性质作了许多预测，其中有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时代，布赖恩·伊诺的“大市场年代”，威廉·马修斯的“信息时代”，一直到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等。然而，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测引起人们长时间讨论。这种预测有一个好处，因为潜在的文明间冲突的危险有助于开展文明之间的对话。

科菲·安南秘书长1999年6月在对牛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讲话时，呼吁采取一种新的世界伦理标准，以便包括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并消除分裂路线。

在本届会议上，人们还提出了支持新的人道主义秩序的倡议。所有这些表明国际社会日益希望实现相互理解和结束对抗。我们需要就有关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开展工作，不管我们如何称呼它，主要事情是确定实施的实际行动。

当今时代的特点是全球化。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范围内，我想详述一下文化的全球化问题，它可能最终被称为“新文明”。我们看到日益增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转向一种普遍化的文化。这并不仅仅指流行音乐、可口可乐和好莱坞电影——它包括整个价值体系及相伴的精神和行为。

在这方面，人们不能不关注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流行文化商品的某些制造商正在寻求将自己对许多文化和宗教的有成见的理解强加给消费者。因此，我们越来越经常地看到出于狭隘的政治动机，把穆斯林塑造成潜在的恐怖分子和狂热者的负面形象。

恐怖行动是不分国家的，涉及所有大洲。最近几十年发生在欧洲、南北美洲、中东和其它地方的恐怖行为是打着各种政治和宗教旗号进行的。阿塞拜疆也受到恐怖行为的困扰。因此，对伊斯兰教采取的这种态度是没有理由的。而且，过热的宗教敌意可能成为文明间冲突的借口。

历史表明，古代开明的穆斯林文明对人类在精神、哲学、科学和其它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在欧洲陷入战争和宗教狂热之

时保留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价值观。它不仅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之间的桥梁，而且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目前，伊斯兰教是一种团结数亿人并呼吁容忍的宗教。在其基本教义中，伊斯兰教提倡尊重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人。

我国有着多种文化，在这里，几个世纪来从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者到最近的宗教和教派，各种宗教的信仰者和平共处，各种文化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波斯人和其他人相互交往；我国通过自己的经验相信，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可能、有益和必要的，因为这样使各种文化和民族相互得益。

在阿塞拜疆，许多宗教一直而且继续和平共处——特别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此外，许多教派的信仰者，例如以前的俄罗斯东正教信仰者，在自己国家受到迫害时在阿塞拜疆找到庇护所。遗憾的是，过去十年，由于邻国企图以牺牲我们为代价扩张领土，我国被拖入一场国家间冲突中，这场战争的支持者常常试图把它说成是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斗争。我国坚决反对并谴责为政治目的利用宗教的做法。

上述事实的最好例证是，在阿塞拜疆，不同宗教信仰者、不同文化和族裔群体继续和平共处和享有自由——阿塞拜疆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犹太人、鞑靼人和其他人等群体。此外，尽管目前正在发生冲突，仍有数万亚美尼亚国民生活在巴库。总而言之，文化和宗教容忍自古以来就是突厥人所特有的特性。在这方面，我想提到一些历史事实。正如中世纪的历史资料所述，十一世纪突厥人在塞尔柱领导下在高加索和中东的出现促进了本地区的发展。我特别想引用亚美尼亚的中世纪编年史家基拉科斯·甘扎克齐的话，他描写塞尔柱突厥部族第一批领导人之一梅利克·沙阿的领导情况，梅利克·沙阿使亚美尼亚教士免于纳税。有个引语说“他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爱与和平而征服整个世界。”另一个例子是，在十五世纪，犹太人在欧洲受到迫害，在突厥国找到了栖身之地。

不同宗教和文化信仰者相互影响的例子很多，这涉及到所有宗教和大洲。正是这些例子应当鼓舞我们努力实现和平与合作，而不是对曾经发生的冲突进行“历史性思索”。在这方面，例如，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范例，即如何通过不采取对抗和仇恨宣传而是采取民主与合作的道路，可以实现未实现的结果。现代欧洲秩序的基石是尊重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加强民主。

我们认为，这是需要在各种文明之间开展对话的基础。同时，我必须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声称是民主原则的创始者并加强传播自己的生活方式。民主价值观是普遍的，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成就。然而，我们在国际关系中仍听到某些说教。对话意味着平等，必须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和不采用“双重标准”的情况下进行。

人类经过破坏性的战争，认识到需要相互理解和妥协。我们的组织提供了加强新的层面的合作的良好机会，如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我确信，其它国际和区域组织也将能够为这项事业作出贡献。在这方面，我想强调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作用，它正在起草一份有关全球共同价值的文件和一项 10 年期行动纲领，将定于明年即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开始执行该行动纲领。

我还想指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作的贡献。在召开千年首脑会议前夕，在该组织支持下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圆桌讨论。不仅通过发展各种形式的政府间对话，而且通过各国采取实际措施，能够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为实现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发明任何新东西。各国必须对已有国际法律文件以及联合国系统在人权、容忍和文化合作领域通过的规范性文件真正作出承诺。

最后，我希望提到我国对开展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所作的贡献。在最近于 10 月份在巴库举行的赫尔辛基公民大会第五次大会期间，除许多其它问题外讨论了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问题。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的民间社会代表组织了一次会议。我确信这类会议是实现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对话的思想的实际措施。

维多多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想赞扬和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过去两年在哈特米总统阁下领导下，为使不同文明之间对话问题列入联合国议程所作的持续和不懈努力。

我还想感谢尊贵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所作的内容丰富的介绍性发言。我国代表团还欢迎载于文件 A/55/492/Rev.1 的秘书长报告，该报告指出开展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呼吁在世界各地很受欢迎，这一呼吁已导致开展旨在赞扬多样性和减轻对多样性的担忧并强调融合的重要性的一些倡议。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确实是由我们集体审议的非常适合和及时的议题，不仅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而且由于全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期待着开展许多宣传活动来庆祝这一事件。人类的不同文化正在走到一起，这一点在今天比历史上任何其它时期都更明显。通过因特网更快的交流形式和所有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人口流动性增强，使世界各个角落之间的接触日益增多。

宣布 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是恰当的。这显然指出了我们的前进方向，指出了国际社会实现容恕、周到的审议和平等世界的决心。如果我们通过关于对话年的决议草案，可以通过促进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加强全球一体化和全球稳定，加强信任，加强对相互目标和目的的认识。在同一年，将召开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这将进一步支持下述思想：我们国际社会决心建设和平、安全和平等的全球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多样性被视为一种优势。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各种文化和各民族从未象现在这样直接面临如此迅速和如此无处不在的现象。技术、通讯进步和全球化迅速成为国际关系新范式，这

些都具有重大利益和优势，我们或者努力适应这些因素，或者甘冒极大风险，忽视它们。

在讨论全球化的长处和短处时，我们讨论的往往是全球经济和商业关系——物资和服务从全球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的自由流通。但全球化也加强了人民之间的关系，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历史将告诉我们，这种思想交流和对新概念和冲突的接触是一股积极力量，将极大地造福于人类。因此，我们应该接受这股全球化的新力量，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使其具有人性。

国际年对南北之间、贫富之间现有的对话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我谨指出，1997 年伊斯兰会议组织第 8 次首脑会议强调，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必须积极互动，进行对话，相互了解，该首脑会议还强调，它反对各种冲突理论。印度尼西亚完全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通过增强对其他文化和传统的认识 and 了解，获得利益；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的发展目标，是我们个人对未来展望的背景。

印度尼西亚谨回顾秘书长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在 2000 年 9 月 5 日伊朗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召开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圆桌会议上的发言，他说，对话非常重要，因为所有人都需要学会如何更好地处理多样性问题，这是不言自喻的。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和应付全球化新范式和得到增强的大众通讯形式，在历史上，对话从未象今天这样如此重要。毫无疑问，全球化可能在某些社会和区域引起不平衡，因为注入新思想和新方法的速度可能太快，人们来不及消化。因此，如果没有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预见，在许多不同级别和广泛的活动中，误解将会增加。同样，我们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国内和国外局势。

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总统参与了圆桌会议的讨论，这证明了印度尼西亚对对话的重视。在讨论中，瓦希德总统指出，没有不同文明之间的这种对话，我们就不会加强国内对话。事实上，必须在各国国内进

行对话，才能成功地在各国之间进行对话。对印度尼西亚而言，这一点尤其中肯，因为印度尼西亚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和宗教集团。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僵硬政治制度之后，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在印度尼西亚增长，并得到充分表达。但这种表达暴露了现代化与那些紧抱单一世界观的人的传统主义之间的矛盾。我们印度尼西亚必须在国内进行这种对话，并开始了解如何协调冲突主义和现代化。我们认为，国内对话将支持我们成功地进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决心，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国家一级审议活动的重要背景。

在结束发言时，我谨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前瞻性，强调我们支持千年期首脑会议的结果。在这方面，我们谨鼓励各会员国和社会各分子参与不同文明之间和不同文明内部的对话。因此，我们支持A/55/L.30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支持它要求各国政府鼓励参与对话的呼吁。我们还欢迎将通过决议草案作出的决定，这就是，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利用两天的全体会议时间审议该项目，包括审议后续措施。我们深信，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将取得成功，印度尼西亚将继续促进对话获得最大成功。

胡迈米迪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真诚地感谢伊朗代表团采取行动，将“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项目列入大会议程。

在第三个千年期来临之际，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对话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是实现全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必经之路。

毫无疑问，人类今天的各种进步都是历史上出现的不同文明的产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演化链，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有效地将人类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我国引以自豪的是，我国是撒马利亚、阿卡得、巴比伦和亚述等古老文明的摇篮。创造力迸发而出，并在巴格达作为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首都时达到了鼎盛，这一文明在科学、艺术和文学领域的贡献形成

了一个创新性的渠道，将古代文明与现代社会联接在一起，引导人类取得到当今的成就。因此，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体现了文明间对话、宽容以及精神、物质和人的需求相协调的概念。阿拉伯民族有资格继续开展其历史使命，为现代文明的形成作出有效贡献。

本世纪从始至终，人类经历了破坏性的冲突，此类冲突的产生，往往是因为邪恶、侵略、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民族至上错觉、军备竞赛、经济特权、非法使用武力及实行不人道制裁的倾向占据了上风。国际社会有义务遏制这种破坏性倾向，进行文明间对话是做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

要使文明间对话做到积极有效且实现期望目标，遵守某些基本原则是重要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人类尊严和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尊重文化多样性。承认这种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点，与此同时，还应实行宽容、相互尊重不同意见及体现着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价值；尊重道义和宗教价值观；承认知识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受益于所有文明的所有力量、财富和智慧的重要性；决不歧视其它文化，也不在任何形式上接受文化霸权概念；在选择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时尊重人民的意愿；而且不将任何政府体制强加于他人。

还应摒弃霸权主义、至高无上思想及干涉国家内部事务。必须摒弃占领和侵略。我们必须将合作视为加强普遍价值观和一种国际秩序的手段。在这种国际秩序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控制世界秩序，都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置其它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于不顾。

必须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法规则和《宪章》原则且不受胡乱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做法所支配的、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不加区别地让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参与决策及利益的公平分配。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是开展有效和积极对话所必需的基本原则。除了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各个社会间

的对话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外，各国政府也有责任通过教育、文化和社会方案鼓励对话。

我们还坚持认为，联合国作为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机构，可通过大会或联合国各机构与机关，特别是通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在鼓励对话及促进根据我所提及的原则制定普遍思想和原则方面，发挥先锋作用。

安排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各位成员，大会总务委员会将于 11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9 时 30 分在第一会议室开会，审议文件 A/55/237 所载赤道几内亚提出的在本届会议议程中列入一个题为“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的增列项目的请求。

下午 12 时 55 分散会